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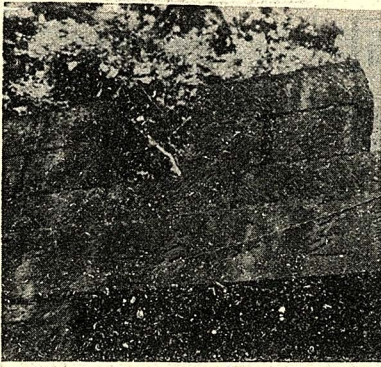
# 芝山岩略記

編者按：台灣文化研究社一行二十餘人，於十二月二十一日前往探訪遠近馳名的芝山岩，並由新獲全國台史論文第一名的史四胡志堅同學帶領說明。今由史二倪宗德同學為文，加以推介。

乘坐陽明山的公車，在芝山岩站下車，步行約四百公尺左右，即可抵達一座孤立的圓形山丘——芝山岩，屹立于平野田園之中，大有「一夫當關」之雄勢。

芝山岩原名「圓仔山」，因其山形與福建漳州的芝山岩極為相似，故從漳州移民而至當地的居民，乃以芝山岩稱之。芝山岩山岡面積約十公畝左右，古木參天，怪石嶙峋，日據時代列為風景保安林，日人曾呼為「聖地」，其中植物多達四百種之多，楓樹、檫樹、榕樹，均為台北平原所罕見。

依據地質學家們的報告，芝山岩全山由第三紀砂岩組成，原為三百五十公尺以上山地的多公尺以上山地的部份，後大屯山噴火，台北平原遂陷落深達一百公尺以上，變成鹹水湖，芝山岩就成爲海



芝山岩之山門

循著芝山岩西邊石階而上，行約十

多步，右邊一塊岩石上刻有潘東清所題之「洞天福地」。其下有一小亭，亭上所掛木板上寫道「仙泉聖蹟」，其內容如下：民國十七年元月九日，此處忽湧靈泉一口，俗稱仙水，能治萬病，活人無數，流傳全省，咸謂神靈顯化，所以使然耳。曾幾何時，泉水已乾涸幾十年了。

穿過防禦的山門，往左邊看，可以發現兩塊岩石相對著，一如大蛇之頭，一如青蛙吐舌相向，因青蛙吐舌叫做「田蛤仔」，故這一對維妙維肖的岩石，一直被當地人稱為「蛇蛤仔石」。再循著石階往上爬，經過另一座門，即可到達惠濟宮。

惠濟宮創建於乾隆十七年（一七五二年）爲士林地區第二古老的廟宇，僅次於神農宮，當時建蓋二廟，一在東畔，以芝山岩爲寺名，崇祀觀音佛祖；一在西畔，以惠濟宮爲廟名，崇祀開漳聖王。道光五年二廟毀，重修乃新蓋層樓，上祀開漳聖王，下祀觀音佛祖，二寺廟合而爲一。光緒十六年，樓上樓下均被火焚燬，重修，改

爲兩進，前進祀開漳聖王，後進樓上祀文昌帝君，下祀觀音佛祖。民國五十七年起又陸續續在前殿兩翼增建鐘樓與鼓樓，而成今之宏貌。

惠濟宮點天燈時，看不到艋舺地區，火災也就不再發生。然亦饒富情趣。繞過惠濟宮後，可至一座大型墳墓，稱爲「同歸所」，俗稱「大墓公」，最初只葬林爽文之亂死難的民衆，後來咸豐年間，兩次與咸豐人械鬥時雙方戰死者，也一併埋葬於此，一副對聯「同歸原有命，一所豈無緣」，這其中帶有多少的辛酸，多少的感歎啊！

芝山岩的另一事蹟是「台北城之役」，芝山岩早於道光二十年就建有文昌祠，設館課塾，文人雅士，時會於此，故清末此地科名極盛。日人據台時，在此設台灣總督府學務部，開辦日語學校，以柔化島內學童，鄉人皆不願就讀，僅得二十餘人來此就讀。光緒二十一年十一月十日，日本明治二十九年元旦，台北城之役，我義民一部，直攻芝山岩，盡殺其學務官員等七人，並擊斃來援日軍十六人，事後日軍增援進犯，焚殺極殘。昔有日相伊藤博文之碑志，上書「學務官僚遭難碑」，又建芝山岩神社，又稱「聖地」，光復後已毀，現仍有我政府所立之「台北芝山巖事件」的紀念碑。

芝山岩的風景秀麗，深富靈性，且文風鼎盛，堪稱「地靈人傑」。足引發人們思古幽情與桑田變遷之哀思。

美三涂正明水彩西畫展

美術系三年級涂正明於本月四日（星期三），在大仁館二樓美術系辦公室前新闢的畫廊，展出他個人水彩西畫十五幅，這項個展將展出七天。

涂正明這次展出的畫中都是不透明的濃彩畫。他從高一開始學畫時老師就傳授他濃彩，並且主張不用白色的顏料。但是他發覺濃彩比較能表現自己，所以開始擺脫濃彩的拘限，轉向濃彩畫的鑽研，同時證明一幅畫在色彩上如果失去白色和黑色就會失去了很多。

有些國外歸來的青年畫家，批評國內的水彩畫是「象牙塔裏的水彩」；只講求作畫的技巧不著重感情的表達。涂正明認爲藝術是不拘技巧的，爲了表現自己不要揮手段。他這次展出的畫都是表現色與色的重疊，是用乾筆重複著色。大部份是街景及華岡的夜景；其中有一幅是他在入冬的某天走在華岡，當時有霧；燈光在霧裏勾勒出點點黃暈。他被這美景震撼了，而佇立許久，回去就立刻畫出了當時的景緻。在表現華岡的雲霧上，他是用濃彩代替了一般使用的渲染；太乾淨的水彩使他覺得太虛假、沒有感情。

這次涂正明的水彩個展，是他從這學期開始就努力籌備，將他這半年來的作品中選出十五幅展出。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藉著此次畫展能激發學弟學妹們多創作、多發揮；打破只求畫得乾淨的觀念，儘情放開地畫。同時也是表示對這一階段學習的一個交代及結束。他說：「展一次畫就是對自己的鞭策，要求自己的畫更能表現深度和份量。更重要的是能讓許多老師們能給予他指正，使他能有更多的進步。」

寫實的「再見愛麗絲」

將於六月六日在華風堂上映

曾以「殘酷大街」(Mean Streets 1973)一片贏得影評界盛譽的「馬丁史柯席斯」是美國青年導演的佼佼者之一，當他導「再見愛麗絲」(Alice Doesn't Live Here Any More 1975)時，如此說過：「我喜愛倫·柏絲汀比銀幕上其他女主角更爲寫實。她確實有一場夢，就她的才華看來，還不夠寫實，但是我認爲她的人際關係和她的言語是眞誠的。她可以向他的孩子大吼「閉嘴」，也會氣得一杯水潑在孩子的臉上。但這並非女性主義所標榜的現實景象，只是一個女人的眞實處境，她有足夠的勇氣在結束不夠理想的婚姻之後重新開始她的新生活。我盡力使這部影片和其中的人際關係在銀幕上更爲眞實。」

美國電影在復古聲中，脫胎於三〇年代的堅強女性形象，又以嶄新姿勢重返銀幕。片中的女主人翁都是就業的婦女，在艱難困境中歷盡風霜，呼應著經濟不景氣的社會型態。她們追求的是生活的獨立和個性的發揮，立身條件是敏捷的反應及充沛的幹勁，而非軟弱的女性本能。

愛麗絲結婚生子，如同一般家庭主婦；直到丈夫車禍身亡，使她面臨著新生活的挑戰，現實環境不容她逃避推卸，由賣唱歌手變爲餐廳女侍，使她嘗到環繞的眞諦與人間冷暖。當她最後和「克里托佛遜」飾演的「大衛」結合時，節奏是輕快、復甦且浪漫的。然而這是一種妥協，兩人都能退一步接納對方，却有諸多問題待解決。

導演企圖探討脫離婚姻束縛的女人追求獨立的過程，她的動機、焦慮和感情在連鏡中一覽無遺。片中許多深刻的見解，已融入他個人的創作思維裏；可以說本片是他高度個人化的作品了。